

第九課

竹數中

題解

本文選自芥川龍之介全集，原發表於大正十一年（西元一九二二年）新思潮雜誌。日文篇名為「數の中」，依據今昔物語第二十九卷中的故事改寫而成。竹藪，即竹林。數，音ムヌ。

小說描寫武士金澤武弘帶著妻子真砂前往若狹國，途中遇見強盜多襄丸，武士被綑綁，妻子遭強盜凌辱，其後武士陳屍於竹林中。故事情節由七人的陳述鋪展而成，但說詞各有不同，使人難以分辨真相。文中對人物心理的描寫細膩幽微，各個角色說話的口吻恰如其分，故事發展曲折生動，充滿了懸疑與張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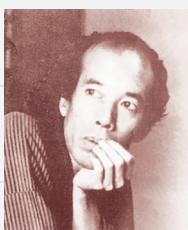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知名導演黑澤明曾將本文改編後拍成電影，並借用芥川的另一篇小說羅生門作為片名，贏得數項國際影展大獎。此後「羅生門」成為慣用語，指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陳述，令人難以明瞭真相。

◎ 芥川龍之介
本書編輯群

譯著

高中國文（五）

直木獎 紀念直木三十五所設立



直木三十五

大眾文學作家獎，鼓勵已出版的大眾文學作家。

從已發表的報章雜誌、單行本中，挑選出最佳大眾文學作品。

內容通俗，著重商業性與娛樂性。

鎖定戀愛、時代和推理小說等作品，較重視作品的故事性。

作者

——**芥川龍之介**—— 別號澄江堂主人、我鬼等，日本東京市人，生於日本明治二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九二年）。東京帝國大學（今東京大學前身）英文科畢業，曾任職於大阪每日新聞社。卒於昭和二年（西元一九二七年），年三十六。

芥川龍之介本姓新原，母親罹患精神疾病後由舅父收養，遂改姓芥川。自幼大量閱讀東西方典籍，十一歲即與同學發行手抄雜誌。二十四歲發表羅生門，二十五歲發表鼻子，深受老師夏目漱石激賞，而使他決心致力於創作。素有「鬼才」之稱的他天賦極高，嫻熟寫作技巧，追求完美，在短短十三年的寫作生涯中，留下一百多篇短篇小說，被文學評論家公認為日本近代文學的基石之一。昭和十年（西元一九三五年）獎勵新進純文學作家所創設的「芥川賞」，即為紀念他而設立。

芥川龍之介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文壇代表人物，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，多取材於歷史傳說、宗教故事與個人經驗，擅長藉西方文學手法反映現實，對人性有深刻的探索，文筆冷峻簡潔，具高度藝術性，另有詩、隨筆、散文、遊記、論文等共二十卷，輯為芥川龍之介全集。

芥川獎 紀念芥川龍之介所設立

日本
新進作家的
最高殊榮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· 奬項宗旨 | 純文學新人獎，鼓勵新人或尚未成名的作家。 |
| · 評選方式 | 從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純文學短篇作品中，評選出最佳作品。 |
| · 作品特色 | 具個人風格，著重藝術性與形式性。 |
| · 評選標準 | 作品能為純文學領域帶來新氣息，具備前瞻性和未來性。 |

○ 芥川龍之介

課文・注釋

曰

樵夫接受法官盤問的供詞

是的，發現那具屍體的，確實是我。今天早上，我和往常一樣去後山砍杉樹，就在後山的竹林裡發現那具屍體。你問我地點在哪兒？離山科^①的驛路約略有四五町^②_{ㄉㄢˇ}^③光景，竹林中夾雜著細長的杉樹，那是個荒無人煙的地方。

死者身穿淡藍色的衣服，頭戴京都式烏帽^④，仰著臉倒在地上。雖說那只是一刀，因為刺進胸膛，屍體周遭的竹葉被染成暗紫色，不，那時血已經不再流了，好像早已凝固。而且還有一隻馬蠅緊緊地叮著傷口，連我的腳步聲都沒驚擾牠呢！

①山科：地名，位於日本京都府。

②驛路：沿途設有驛站的大道。

③町：音ㄉㄢˇ，長度單位，一町約一二〇公尺左右。

④烏帽：日本古代侍奉貴族者平時戴的帽子，以黑紗或薄絹製成。

⑤關山：指逢坂山。在

日本京都府與滋賀縣的邊界，是當時的一處關卡。

⑥市女笠：使用菅草或竹皮編成的斗笠，晴雨兩用。原為女販所戴，後為貴婦外出所戴。

你問我有沒有看見佩刀或什麼嗎？沒有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在那杉樹底下，留下一條繩子。另外——對了，對了，除了繩子還有一把梳子。在屍體的四周，只有這兩件東西。

不過，草和竹子的落葉，整片被踏得亂糟糟的，想來那男人被害以前，還曾經拚命搏鬥一番。什麼？有什麼馬嗎？馬根本進不去，因為那兒離馬走的道路，還隔著一道竹林呢。



行腳僧被法官盤問的供詞

那死者，昨日貧僧確實遇到過。昨天——嗯！該是正午時分吧。地點是關山^⑤到山科的途中，那人和騎馬的女人朝關山的方向走來。女人戴著市女笠^⑥，圍著面紗，所以貧僧沒看到她的容貌，只見衣裳好像是紫面青裡的。

馬是桃紅色的——好像是匹鬃毛被剃掉的馬。馬有多高？大概有四尺四寸高吧！我們出家人對這些事情是不太內行的。那個男子不但帶著佩刀，也攜著弓箭，特別是那黑漆的箭囊裡，插著二十來支箭，這個貧僧還記得很清楚。

做夢都沒想到那男子會落得這般下場啊，生命誠然如露亦如電⁽⁷⁾，一點也不錯。唉，這該怎麼說呢？真可憐啊！

三

衙役接受法官詢問的供詞

您說被我逮捕的男人嗎？他的確叫多裏丸，是個有名的強盜。不過我抓到他時，他正在栗田口⁽⁸⁾的石橋上呻吟著，好像從馬上摔下來吧！您問我那是什麼時刻嗎？是昨晚初更左右吧。

上回我差點逮到他，但被他逃掉了，那一回他也是穿著這種藏青色的衣服，佩著有刀鞘的長刀。此外，正如您所見的，還帶著弓箭之類的東西。是這樣嗎？那被害的男人也佩帶這個嗎？那麼凶手一定是這個多裏丸了。

纏有皮革的弓，黑漆的箭筒，裝飾著鷹羽的箭十七支——這些都是那個被害人的吧！是的，馬也如您所說的，是沒有鬃毛的桃花馬⁽⁹⁾。他會被那畜牲摔下來，必定有什麼因果報應吧！我看到那馬時，牠正在石橋前面的地方，拖著長長的韁繩，吃著路旁的蘆葦。

在京都的強盜中，多裏丸這傢伙是有名的好色之徒。去年秋天，在鳥部寺⁽¹⁰⁾

供奉賓頭盧⁽¹¹⁾後面的山裡，前來參拜的婦人和丫頭一道被殺了，據說就是這傢伙幹的。騎那桃花馬的女人，在那男人被殺後就下落不明了。也許小人踰越本分，還請大人明察。

四 老嫗⁽¹²⁾接受法官詢問的供詞

是的，那死者就是我女婿。他不是京都的人，是若狹國府⁽¹³⁾的武士，名叫金澤武弘，二十六歲。不，他的性情溫和，不可能和別人結怨的。

您說女兒嗎？女兒名叫真砂，年齡是十九歲。她是一個性情剛烈、不讓鬚眉的女人，除了武弘之外，從沒跟其他的男人要好過。小小的瓜子兒臉，膚色微黑，左眼角有顆痣。

昨天武弘和小女一起動身前往若狹國，沒料到他竟遭遇不測，真是造孽啊！女婿死了，只好認命了，

⁽⁷⁾如露亦如電：指人生像露珠、閃電，短暫無常。語出佛教金剛經。

⁽⁸⁾粟田口：地名，位於日本京都府。

⁽⁹⁾桃花馬：毛色白中有紅點的馬。

⁽¹⁰⁾鳥部寺：位於日本京都府的一座寺廟，又稱珍皇寺，供奉藥師佛。

⁽¹¹⁾賓頭盧：此指賓頭盧像。賓頭盧為佛教十六羅漢之首。

⁽¹²⁾老嫗：老婦。嫗，音ㄉ。

⁽¹³⁾若狹：國名，在今日本福井縣。

⁽¹⁴⁾國府：指日本自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，設有國司執掌政務的地方或都市。

但小女究竟怎麼了？實在讓我很擔心啊！懇請青天大老爺，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小女的下落。說來說去，最可恨的是那個叫做多襄丸的狗強盜，不但殺了我女婿，連小女也……（之後泣不成聲）

五

多襄丸的供詞

那男的，是我殺的，但那女的，我可沒殺。可是她去哪兒，我也不知道。且慢，大老爺，不管怎麼拷問，不知道的事也招不出來。事到如今，好漢做事好漢當，我不打算懦弱地隱瞞什麼。

昨天正午過後，我就遇見那對夫婦。正巧一陣風吹來，掀起那女人的面紗，剎那間我瞥見那女人的臉，一閃再也看不見她的面貌。因為這個緣故，在我眼裡，那女人彷彿是一尊菩薩。在那瞬間，我就下定決心，就算要殺掉那男人，我也要把她搶過來。

你問什麼？要殺掉那男人，並不像你們所想的那麼困難。反正要把那女人搶到手，那男的就非殺不可。不過，我殺人，是用腰間的長刀，但是你們殺人不用長刀，只用權力、用金錢，甚至只憑一張嘴就夠了。不錯，你們殺人不見血，

也活得很風光——但總歸也是殺手。如果要論罪孽的深重，是你們可惡，還是我可惡呢？那只有天曉得。（嘲諷地微笑）

不過，假如能不殺男人，就能把女人搶到手，也沒什麼不好。

那時，我只想把她搶到手，盡量不要殺那男人。但在那山科的驛路上，根本無法動手，於是我就設法把那對夫婦誘進山裡去。

這倒不是什麼難事。當我和那對夫婦結伴同行，就告訴他們，對面山上有座古墓。我曾挖開古墓，取出許多古鏡和寶劍。為了怕人知道，我祕密地把那些東西埋在後山的竹叢裡。假如有人要買，便廉價出售。那男人聽了我的話，就漸漸地動心了。然後——怎樣，人的貪念不是很可怕嗎？不到半個時辰，那對夫妻就跟我一起朝山路走去了。

來到竹林前，我說：「寶物就埋在裡面，進來看看吧！」那男人貪婪無厭，當然沒有異議。可是女人說：「我不下馬，我在外邊等著。」看著竹林長得那麼茂密，也難怪她會這麼說。說句實話，女的不進來，正中我下懷。於是便把女的留在外頭，我和那男人走進竹林中。

樹林裡前端盡是竹子，約走了半町，才是稀疏的杉樹林——要下手，沒有比這更適合的地點了。我一邊撥開竹枝，一邊煞有介事地騙他說：「寶物就埋在杉樹下。」男人信以為真，就朝杉樹的方向拚命地趕去。不一會兒，竹子漸漸稀疏，幾株杉樹並排著。我一到那裡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冷不防把對方按倒在地。那男人不愧是個佩刀的武士，力氣倒是蠻大的，可是由於無意中被突襲，就無法招架了，馬上就被我綁在杉樹下。您說繩子嗎？繩子是強盜不可缺少的，隨時用來翻牆，老早就帶在腰邊。當然為了使他不出聲，就把竹葉塞滿他的嘴巴，別的也就沒什麼麻煩了。

我把男人綑綁後，就回到女人那裡，告訴她說：她的男人好像

發了急病，趕快去看看。不出所料，她也中計了。女人摘掉掛著面紗的市女笠，被我拉著手，走進竹林深處，可是到那裡一看，那男人竟被綁在杉樹下。

女人一看見這副情景，不知何時，從懷裡

掏出了一把匕首，拔出鞘來，閃閃發亮。





我從未見過這樣剛烈的女人，如果那時稍有疏忽，可能就被一刀戳穿小腹。不，即使能閃過一刀，那麼接二連三地刺過來，不知會受怎樣的傷呢？

但，我不愧是多襄九，不必拔長刀，也能把她手上的匕首打落。無論多麼剛烈的女人，沒有武器就沒辦法了。我終於如願以償，不必殺男人，就把女人弄到手了。

不殺男人——是的，我本來就不打算要那男人的命。可是當我丟下那哭泣的女人，想逃出竹林時，女人突然抓住我的胳膊，瘋狂似地纏住我，並且斷斷續續地嚷喊著：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丈夫死，你們兩個總要死一個。讓兩個男人看我受辱，比死還痛苦！」她又喘吁吁地說：「誰活，我就跟誰去！」這時，我才對那男人產生殺機。（陰鬱地興奮）

這麼一說，你們一定會以為我比你們殘酷吧。那是因為你沒看見那女人的臉，尤其沒看見那一瞬間——她烈焰般的眼神——才會那麼想的。當我和那女人眼光相遇，我就想：即使遭到天打雷劈，我也要把她娶到手。娶她當老婆，我心裡只盤算著這件事。這不是你們所想像那種卑鄙的情慾。假如當時除了情慾

之外，沒有別的念頭，我早就踢倒女人逃之夭夭了。這麼一來，我的刀也就不會沾上那男人的血了。不過在陰暗的竹林中，凝視著那女人臉的剎那，我就下定決心不殺死那男人，絕不離開那裡。但，我要殺那男人，我也不想用卑鄙的手段。為他解開繩子後，叫他拔刀來決鬥（扔在杉樹下的繩子，便是那時丟失的）。那男人變了臉色，馬上抽出長刀，一聲不響，憤怒地向我撲過來。這場決鬥的結果，就不用細說了。我的長刀在第二十三回合時，刺進對方的胸膛。第二十三回合——請別忘了這個，到現在我還佩服他這一點，因為能夠跟我交手二十回合的，全天下只有這麼一個男人！（愉快地微笑）

在那男人倒下時，我提著血淋淋的長刀，回頭往女人那邊望了望。怎麼了？那女人竟然不知去向，她究竟逃到哪兒去了？我搜尋杉樹林，可是竹子的落葉上，不留一點兒痕跡，就是豎起耳朵聽，也只聽到那男人喉嚨發出快要斷氣的呻吟。

在我們開始交手時，也許那女人為了求救，鑽出竹林逃走了。我這麼一想，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，就奪走了長刀和弓箭，馬上跑回原來的山路上。那女人的馬仍在原地靜靜地吃草。以後的事，就不用多說了。還有，我在進京前，

就把長刀賣了——我的供詞只有這些。反正我的頭遲早要掛在樹枝上的，那麼就請處死我吧！（昂然的態度）

六

一個女人在清水寺⁽¹⁵⁾的懺悔

那穿藏青色衣服的男人凌辱我之後，他望著我那被綁著的丈夫，又嘲笑又譏諷。我丈夫是多麼懊惱、悔恨，可是不管他再怎麼掙扎，只有讓身上的繩子勒得更緊而已。我不禁跌跌撞撞地跑向丈夫身邊——不，是想

跑過去，但是那男人猛然把我踢倒在地。就在那時候，我發覺丈夫流露著難以形容的眼神。直到現在，我一想起那眼神，還是渾身冷顫。丈夫嘴裡說不出話來，但是他的眼神已經表達了他所有的心思。閃爍在他眼裡的，不是憤怒，也不是悲哀——卻是一股冷冷的輕蔑我的眼神！與其說被那男人踢倒，不如說被丈夫的眼神打倒，

⁽¹⁵⁾**清水寺**：位於日本京都府的一座寺廟，建於西元八世紀末，主要供奉千手觀音，為京都境內著名的名勝古蹟。



● 清水寺

我不知道自己喊叫了什麼，最後昏倒了。

後來醒過來，那穿藏青色衣服的男人早已不知去向。只剩下丈夫被綁在杉樹下，我在竹子的落葉上勉強地撐起身子，注視著丈夫的臉。但，丈夫的目光絲毫沒有改變。仍是在冷冷的蔑視中，露出憎恨的眼神。羞恥、悲哀、憤怒——我不知如何描述當時的心情。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，走到丈夫身邊。

「事到如今，我再也不能和您在一起了。我打算要一死了之，可是——請您也死吧！您已看到我受辱的情形，我不能讓您一個人活下去。」

我好不容易才說出這些話。然而丈夫還是嫌惡地瞪著我。我壓抑著即將破碎的心，尋找著丈夫的長刀，可是那長刀可能被強盜搶走了，在竹林中，別說長刀，連弓箭也找不到了。幸虧有匕首掉落在我腳邊。我舉起匕首，再次對丈夫說：「那麼請恕我要您的命吧！我也會立刻跟您去的。」

丈夫聽見這句話，好不容易動了動嘴脣，然而他嘴裡塞滿了竹葉，我聽不見他要說什麼。但，我看見他的嘴型，馬上領悟他的意思。丈夫仍然輕蔑地注視我，我感覺他在說：「殺吧！」我像做夢似地，用匕首刺進了丈夫的胸膛。

這時候，我似乎又昏過去了。等我醒來，環顧四周，發現丈夫仍然被綑綁著，早已斷了氣。夾雜著竹叢、杉林的上空，有一縷落日的餘暉映照在他那蒼白的臉上。我忍著哭聲，解開他身上的繩子。

然後——然後您說我怎麼樣了呢？我已經沒有力氣回答這個問題。總之，我沒有自殺的勇氣，或者把匕首放在脖子上，或者跳入山腳下的池塘，雖然嘗試過各種辦法，但就是死不了，這樣活下來，實在沒臉見人。

（淒涼地微笑）像我這麼不中用的人，恐怕連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都拋棄我了。可是殺死丈夫的我，遭受強盜凌辱的我，該怎麼辦才好呢？到底我該怎麼辦——我該怎麼辦——（突然劇烈地啜泣）

七

武士的靈魂藉靈媒之口的陳述

強盜凌辱了我的妻子後，就坐在那裡，用種種話語

¹⁶ **靈媒**：傳說具有特殊感應力，能夠溝通陰界與陽界的人。

安慰她。我當然說不出話來，身子也被綑在杉樹下。可是我在那時候，三番兩次對妻子使眼色，想暗示她：「別把這男人的話當真，不管他說什麼，都要當它是一派謊言。」可是妻子靜靜地坐在竹葉上，凝視著自己的膝蓋。怎麼看都像是專心在傾聽著強盜的話，我因妒忌而渾身發抖。但強盜繼續花言巧語，最後竟然膽大包天地說出這樣的話：「一旦失身了，和丈夫的感情再也很難圓滿了。與其跟這樣的丈夫過日子，倒不如當我的老婆吧！我就是因為愛你，才會幹出這種無法無天的事。」

被強盜這麼一說，妻子出神地抬起頭，我從未見過妻子像那個時刻那樣美。可是我美麗的妻子當著被綑著的我面前，怎麼回答強盜呢？雖然我的靈魂漂泊在九泉之下，只要一想起妻子的回答，就禁不住燃起憎恨之火。妻子確實是這麼說的——「那麼隨你帶我到什麼地方都可以。」（長久地沉默）

妻子的罪孽尚不止於此，要是僅僅這樣，我在這幽暗的冥府中，也不會像現在這麼痛苦。當妻子如做夢般被強盜牽著手要走出竹林外時，忽然臉色變得慘白，指著杉樹下的我，發瘋似地喊了好幾遍：「請殺掉那個人吧！只要他活著，

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。——這句話像一陣狂風，即使現在也好像要把我倒栽蔥似地吹進幽暗的深淵裡。從人的嘴裡會說出如此可憎可恨的話嗎？人的耳朵可曾聽過如此詛咒的話嗎？可曾有一次像這樣——（突然迸發出嘲笑）聽到這話，連強盜也駭然失色了。「請殺掉那個人！」——妻子一面喊叫著，一面抱著強盜的臂膀。強盜盯著妻子，一直不回答——就在這考慮的瞬間，強盜一脚把妻子踢倒在竹葉上。（再一次爆出嘲笑）強盜安靜地抱著胳膊，對我看了一眼說：「你打算怎麼處置這個女人？殺掉，還是饒她一命？你只要點頭回答就可以了，要殺嗎？」——只憑這句話，我就想寬恕強盜的罪過。（再度沉默良久）

妻子趁著我躊躇的時候，喊叫了一聲，突然逃向竹林深處。強盜馬上撲了過去，好像連袖子都沒抓住。我只如幻似夢地望著這一切情景。

妻子逃走後，強盜奪走我的長刀和弓箭，並割斷我身上的繩子。我記得——強盜消失在竹林外時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一次該輪到我逃了。」之後，四周一片寂靜。不，還有什麼人在哭泣的聲音。我一邊解開繩索，一邊傾聽著，但，發覺那聲音，可不是我自己哭泣的聲音嗎？（第三次長長的沉默）

我很吃力地從杉樹下撐起疲憊的身體。在我的面前，妻子遺留下來的匕首正閃閃發光。我把它拿在手裡，心一狠一刀刺進自己的胸膛。一股血腥氣湧上口中，我不覺得有絲毫痛苦。只是胸部變冷時，周遭越發寂然無聲。啊！多麼地寂靜淒涼呀！這後山竹叢的上空，連一隻小鳥也不飛來鳴嚶啁啾^{出又 ハース}₍₁₇₎，只有一抹寂靜的日影飄灑在杉樹和竹林的樹梢上。日影——連陽光也漸漸暗淡下來了——杉樹和竹子再也看不見了。我倒臥在那裡，被深沉的寂靜包圍著。

這時有人躡手躡腳地來到我的身旁，我想轉頭去看，但我的四周不知何時已暮靄茫茫。不知哪個人的手，悄悄地拔去我胸口上的匕首，同時我的口中又湧出一口鮮血。從此，我永遠沉淪在幽暗的冥間了……

(17) 嘶啾：音出又 ハース，鳥鳴聲。



問題討論

一、武士之妻被凌辱後的情節發展，分別由強盜多襄丸、武士妻子真砂、武士武弘三者陳述。哪些是共同的交集？哪些是各說各話？三人的供詞各有何疑點？請依據提示，完成表格。

共同交集	觀點相異之處	疑點
<p>武士和妻子說凶器是 ② 強盜說凶器是 ③</p>	<p>武士透過靈媒說：妻子逃走之後，強盜為他割斷繩子 ① 強盜說：我替武士解開繩子，以便於兩人公正決鬥 武士妻子：我忍著哭聲，解開丈夫身上的繩子 武士透過靈媒說：不知哪個人的手，躡手躡腳把胸口的匕首取走 武士妻子說：我把匕首刺進丈夫的胸膛 強盜說：在第二十三回合我將長刀刺進武士胸膛，提著血淋淋的長刀，進京前把長刀賣了</p>	<p>為何武士妻子說自己在殺害丈夫之後為其解開繩子？</p>

強盜說：他鬆開武士的繩索，與

1. 坦率承認犯案，說武士為自己所殺，犯案動機令人起疑。

武士決鬥，在交手第二十三回合時殺了武士

2. 強盜聲稱以長刀刺進對方胸膛，但武士卻說是以匕首自盡，兩種凶器造成的傷口應有差異，令人生疑。

三人針對④

說詞完全不同

武士妻子說：因丈夫看了她受辱的情形，不能讓他一個人活下去，故她殺死丈夫

1. 武士和強盜決鬥時，武士妻子昏倒了，兩次昏倒恰巧在關鍵時刻，使案情細節交代不清楚。

2. 如果武士妻子是凶手，強盜為了愛而扛罪，兩人之間是否產生真感情？

武士透過靈媒說：他用妻子掉落的地上的匕首自殺，完全不承認與強盜決鬥

1. 強盜放過武士，則他應當與強盜決鬥，卻選擇放走強盜並自殺，啟人疑竇。
2. 武士不願承認自己與強盜決鬥過，是否因為武士覺得：妻子受辱自己卻無能為力，是一件屈辱的事？他選擇自殺其實是為保全顏面？

二、本文運用拼貼和重複鋪陳來敘述故事，請說明這兩種藝術技巧所形成的效果。

三、在本文中，強盜在乎「階級」，武士之妻在意「貞節」，武士崇尚「尊嚴」，三位主角都認為人生有比活著更重要的事，導致真相難以客觀。請從新聞報導或日常生活中找出類似的例子，思考並分享對應的方式。

賞析

芥川龍之介藉文中七人受立場、情感、成見的影響，以獨白體陳述凶殺事件，不但案情撲朔迷離，更凸顯人性的利己自私與複雜多變，呈現劇情張力。其內容與寫作特色如下：

一、人物情志瞬間轉換，揭示人性的本質：多襄丸凌辱武士之妻後，被唆使激起殺人意圖，妻子受辱不但未得丈夫疼惜，反遭厭惡輕蔑，使之背棄婚誓；武士見強盜巧言誘拐妻子，她竟流露未曾有過的戀愛神情，強盜未聽妻子之言殺害武士，甚至欲為武士殺妻，武士感到欣慰，使他轉變對強盜的態度。這些轉折不但營造劇情張力，更揭舉人性自利的本質。

二、拼貼與重複技巧，鋪陳故事引發懸念：藉由法官盤問，共同拼貼案情蛛絲馬跡：樵夫發現命案現場，行腳僧目擊死者生前，衙役逮捕強盜，老嫗提供武士夫婦的背景，強盜回述凌辱妻子殺害武士，妻子自白殺夫以及附身靈媒的武士鬼魂表示自殺，諸多疑點呈現局部真相，重複鋪陳使情節錯綜複雜，文末以開放式結局引發懸念。

三、多元視角的懸疑情境，思辨邏輯推理：武士死於誰手？凶器何在？莫衷一是的供詞顯現世相難以客觀真實。當事人陳述經慾望、誘惑折射的部分事實，真相莫辨；旁人對事件捕風捉影，妄加揣測。唯有去除虛飾雕偽，理解所有的真相都是相對的。站在任何人物的立場都有一定程度的真實，也不可避免存在虛假與謊言。

當透視事件的角度越多，嘗試跳脫二元對立的思維方法，運用多角度、多層次，全方位進行考察，才不至於受到偏見、成見或謬見蒙蔽。

跨領域觀想

小說中的述說者都以自我的視角看待案件，帶有強烈主觀色彩，潛藏內心的慾望和目的，使敘述無法完全客觀準確，在部分真實中存在若干誤謬。多元視角的敘事方式，可以改變傳統「作家中心」的創作思維，進而邀請讀者一起洞察人物心理隱祕的真相。

在閱讀中建立個人獨特觀點，透過事件培養敏銳的觀察力，嘗試發表評論。此外，必須致力讓知識系統時時更新，隨著生命歷程、情感經驗閱世時更有智慧，更圓融。嘗試接受與自己立場相近的「同溫層」觀點，互相認同；也不排斥各種意見，多方交流。

人們受限於角色的位置，觀看事物的角度也將有所不同。檢視自己或他人觀點時，須進一步了解背後所代表的思想情感，同理對方，開啟對話契機。

延伸閱讀



日本經典文學：
羅生門

芥川龍之介著，
李燕芳譯，笛藤
出版



上一堂最好玩
的日本學
蔡增家著，先覺
出版



深度洞察力
塔莎·歐里希著，
錢基蓮譯，時報
文化出版



概念圖建構說明：

觀點來自於角色立場，不同視角形成觀看事物的迥異位置，由內在的學養、認知體現於外在的言行舉止，展現處事態度。若觀點互斥可能造成立場的對立、衝突，即須進一步理解彼此的處境，同理對方，開啟對話。